

大雪

赵瑜

而脚的冷更是至今难忘。我们念书的学校教室是没有玻璃的，都是那种塑料布，只要风大一些卷起石子，便会打破。那么，在教室上课的时候，冷了，便会跺脚。老师也冷，有时候会停下来讲课。喊着口号说，跺一会儿脚。全班同学就一直跺脚，像是意外上了一会儿舞蹈课一样。

那个时候，除了棉鞋，家里没有其他鞋子，一下雪，那么，母亲纳的那种千层底的棉鞋会被雪水湿透。大雪的凉意通过鞋底告诉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，每一次放学回到家里，我都会被冻得大哭。母亲会将我一把抱起来，两只脚塞到厨房里的地锅门口，对着里面的火烤一会儿，直到做好饭，吃饭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村子里，谁家的母亲去世得早，那么，他们的童年会更加寒冷。而大人们对那些生命力顽强的孩子们的评价是：他们火力大。

我的童年记忆里有数不清的大雪，每一场都会淹没掉我所在的村庄。那时候的人都没有什么事情做。下了雪，就扫雪。扫雪的人只扫门前的雪，多一点都不扫。偶尔有两三个爷爷辈的人，替大家打扫公共路段上的雪，那是因为他们想看清昨天的牛粪在路上的位置。

小学高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有了吃雪的记忆。那时候会用搪瓷缸盛满雪，自然是屋后面未被鸡和羊群踩过的雪。有时候也会在墙头上去捧上几把雪。放进茶缸以后，会往雪中撒一把白糖。这便是我们小时候的冰淇淋了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在我们镇上的中学读书。每一次下雪，学校的水龙头都会冻上，没有办法洗脸刷牙，在早操前会捧着雪花在脸上搓几下，就算是洗过脸了。一想到我的乡村生活经历，便觉得悲凉。贫穷限制人的想象，也打压人的修养。其实，在相当长的城市生活经历之后，我依然能感觉到来自幼年的乡村生活习惯所带的恶劣的想象力，而所有这些都是我人生的伴随物。

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冬天最让我想念的便是冻红薯了。怎么说呢，就是将一个新鲜的红薯，直接埋进雪堆里，那时候天气寒冷，大雪数天不化。在雪堆里冻上一天一夜之后，红薯的肉便成为了一个红薯雪糕，吃起来，比红薯更甜，但那种凉意，会将牙齿冰得受伤害。但是，乡村童年的味觉过于单调，这样的红薯雪糕还是激起了我们的胃口，所以，每一次大雪，我都会冻上无数块红薯，在感觉委屈的时候，吃上一块，仿佛人生便好过了一些。

那时候农村居住的房屋非常好笑，在白天的时候，大门从来是不关的。那么，房屋里面和外面的温度几乎差不多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盖的被子，又硬又薄，怎么办呢，只好在床铺的下面铺上厚厚的一层麦秸秆。当然，麦秸秆会装在一个大大的口袋里，铺在床上。有时候，我睡得冷了，会钻到那麻袋里，天亮去上学的时候，头顶上一定会顶着好多麦秸草。没有办法，我无法洗干净我童年的贫穷与寒冷。



梅妻鹤子 王兴来 作

绿叶浓阴岁月长

子薇

第一次见到绿萝，是几年前去一位大姐的办公室，一盆绿萝郁郁葱葱地搁置在一只高高的镀金金属支架上，藤蔓从支架上纷纷扬扬地披挂下来，那般直逼人心的美，不可方物。尽管是深冬，一间诺大的办公室，因了这盆绿萝的点缀，盎然的春意，让一方天地，为之焕然一新。我站在绿萝前，凝神注视良久。

隔日，接到那位大姐电话，她问我哪里，说是要送我一盆绿萝，末了，还加一句，是与她办公室那盆一模一样的。美好的东西，不舍拒绝。收到漂亮的绿萝和金属支架后，还没来得及拿回家，恰巧遇见一位朋友，无意中说到他正在搬迁新居，于是，立即转赠于他了。相信那盆绿萝现在依然端庄美丽，更大的可能是，经过不断的剪枝移盆，已经一盆生出多盆，孕育出一个庞大的家族了。

绿萝可以盆栽，更适合水养。我说的更适合水养，是因为水养更简单更方便，而且，以清水养在形状小巧的透明玻璃缸里，水上一世界，水下一乾坤，水中明媚清新，水上绿意丰盈，一幅江南水乡的风景画似的，日日与之相对，不仅养眼，更是养心。

讲究的人，会将自来水打来沉淀一到两天。因为，自来水中或多或少含有氯气，据说不利于绿萝的生长。经过放置沉淀后，基本上挥发尽氯气的清水，不会再对绿萝造成任何的刺激和伤害。但是，据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践经验判断，这样的花头，于绿萝来说纯属多余。绿萝虽然外形娇美，但是，它其实是小姐的身子、丫鬟的性情，从水龙头下才接来的水也好，经过放置沉淀的水也罢，绿萝完全不计较，只要给它一捧清水，它就一准灿烂给你看。

儿子年幼时养鸟，因为我们都不太懂得哺育小鸟的知识，关在笼中的两只小鸟，养着养着，某天死去一只，儿子发现后大

哭。好一番哄劝和安慰，他终于做出了把另一只鸟儿放生的决定。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必然热爱每一个生命，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，不养不疼，一旦养了，便于不知不觉间有了剪不断的一份感情，倘若不小心把它们养死了，会心疼会难过会自责。大姐在家里养过两条金鱼，鱼死了，她很难过，一方面是心疼鱼，另一方面觉得有些秒气，左思右想之后，她去市场重新买了两条金鱼回来，放进鱼缸，第二天把它们放生了，算是对死去金鱼的祭奠，也是对自己自责心理的一种抚慰吧。养动物如此，种花养草亦然，清水养绿萝，自然而然地省却了如此这般的顾虑和担忧。

办公室里每个同事的桌上，一盆绿萝，隔几天，我会用水壶去水房打些水，一一地浇灌它们。两位临窗而坐的同事办公桌上的绿萝，大约因为更多地接受阳光照射的缘故，我去浇水时，偶尔地会发现，它们藤蔓耷拉、叶片打蔫，刚开始，我还担心它们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、甚至从此生命消停，出人意料的是，水浇灌下去之后，不过两个时辰，耷拉的藤蔓，打蔫的叶片，便快速地振奋起来，其清秀美丽，一如从前。

办公室里一只硕大的花盆，里面种着的大约也是绿萝，一根人工制作的粗壮的杆立于花盆中间，花盆里的藤蔓沿着杆攀爬上去，各居其位，井然有序，张张叶片虽大如小伞，但是其叶形叶脉以及浓绿的色泽，与绿萝没有什么分别。隔些日子，物业师傅来为它浇水，某天，我问师傅是不是绿萝，师傅点头说是。那盆绿萝，当是绿萝世界里的巨人吧？

一只玻璃杯，毫无用处地空搁在办公室里，扔掉觉得可惜，便从一盆长得葱郁的绿萝盆景里剪下几根藤蔓，拿清水养上，不过几天的工夫，水中的藤蔓便不断地有白若银丝的根须发出来，再过去些日子，原本单调生硬的玻

璃杯，一改旧时容颜，远远看去，是绿布上绣着葳蕤的本色花，再凑近些看，已经成了一只明媚如春的盆景了。

把绿萝置于高架上，它的藤蔓枝叶，纷披垂落，婀娜多姿；放在花盆里，给它一根杆子，它的藤蔓枝叶便沿着杆子攀爬上去，昂扬挺拔；放在盛满清水的容器里，它能滋生出一个丰盈簇新的世界。与随遇而安、性情极好的绿萝相处，无疑是令人愉快的，它能够于无声处，陶冶我们的情操，平复我们内心莫名涌起的烦躁。

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，绿萝毫不懈怠，它坚定生长，它永往直前。它的藤蔓不断地往前延伸，每延伸一段，便侧生出一根藤蔓，不日，侧生的藤蔓尖端就会冒出一片新叶。绿萝藤蔓的每一次延伸，其实，都是在为侧生的藤蔓搭梯铺路。也因此，藤蔓越长越长，绿萝的叶片越长越多。一盆原本单薄的绿萝，只要给它时间，它便能够快速的发展壮大起来，这得益于绿萝自身也勤勉也自律的精神，那是一种长者风范，那是一种前人甘为后人梯的无私。

绿萝爱干净，它虽然无法亲口告诉我，但是，它会以肢体语言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。隔些日子，它淹没在水下的根须，会粘满青苔还有黑色的腐朽物，于是，它栖身的玻璃缸显得混浊脏污起来。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景况，得赶紧地把它端到水池边，整个地取出绿萝，把玻璃缸清洗干净，再把绿萝根须上的青苔和黑色的腐朽物彻底冲掉，剪掉过长过密的根须，玻璃缸里重新加满清水，把清洗干净的绿萝插进去，一处青翠浓郁的好风景，顿时再度明亮了眼眸陶醉了心襟。

“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”这句话，我喜欢；绿萝的精神和品质，我亦喜欢——任尘世红尘滚滚、冬枯春荣，绿萝坚持在它的世界上，季季播春色，日日守清明。